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九回 攝魂瓶難藏仙體 葫蘆洞慣弄妖精

卻說飛飛、顛顛兩被通玄子攝魂瓶裝去魂魄。那通玄子本是秋天林上短命之蟲寒蟬兒，就是俗稱知了的。尋常知了生命最短，獨獨這個知了，不曉得何以因緣活過了整整兩個年頭。大凡人物之性，總是不知滿足的，知了兒照例不過幾月的壽限，活過幾月誰也不生奢望。獨有這個知了，秉德特厚，居然打破短命的關頭活了兩年還不曾死，於是便認定知了兒未嘗不可益壽延年，既能活過兩歲，必能活到二□、二百以至於二千歲、二萬歲而永壽不死，當然不是絕對難能之事，苦在知識太淺，身份太卑，既不能尋仙訪道，又無從求教請益，想到今年活過，至多再過一年，難道還能更過三年五載嗎？既是一兩年後仍舊非死不可，然則與當年便死的知了也正沒甚多大分別，想至傷心，天天蹲在一林梢頭晝夜痛哭。知了本係最廉價之物，向來以風露為養命之源。這知了既感長生之難，又念到短命之苦，索性連三年五載的壽算也不想活下去了，每天如此啼苦，竟連風露都吸不進肚，哭過多日，看看要垂死了。也是該有這部長生運道，當它哀哭臨命之日，恰逢一個仙人經過其下，聽有哭訴之聲，不覺惻然動念，便把它喊了下來。那知了已一息奄奄，不能開口。仙人太為不忍，立刻口吐法水，噴入知了腹中。知了得此仙水，頓覺渾身內外精神無比，睜目一瞧，見是一位老仙笑吟吟地將本身托在掌中問什麼話。它的性靈自然比眾不同，況經過如此長壽，論人世的知識也比尋常秋蟬長得□倍，情知老仙救自己性命，心中如何不感，便在他掌中跳來跳去的，把頭俯下去在掌心裡接連迎了幾次。在下不是物類，雖不知它這些作用是否和人們稽首一般的禮數，但照當時情形而喻，分明是它對於仙人表示感謝的意思。那仙人也便笑而點頭說道：「難為你小小動物有些知識，又憐你立志向上，無由請益，竟傳你一個吸取日精采收月華之法，弄幾樣變化之術，一一傳授於你。你要真有志氣有福命的，可好好用功，苦苦修持，包你由廿年百年而至千萬年與天地山川同其壽命。怕只怕你一得人身，稍有寸進，就想多管閒事，瞎爭體面，連你們廉價的本性都磨滅了去，那麼你的本領適為你召禍之機、取厚之媒，即使活到三五百年，仍舊還歸一死，死後或者還要入地獄受苦刑，也來可知。利害成敗全在你本身修持如何，我也不能永遠保護你也。」知了又把頭點點，受了仙人大法。從此以後，知了真個要好，果如仙人所言，苦修勤煉，經歷一百餘年竟不知世上有短命的知了，而且能夠變化禽獸，翱翔天外，飛馳山林。至百五□年後，仙人又來，說它再過一百五□年可以幻化人形，然後方能轉成人身，重修大道。這知了此時已能人言，進步比前更速。果然三百年後轉了一次人身。到了覺先做道場時候，他卻被老蛟引入載教，跟著許多妖精前來淮海村，以為打敗螺精乃是修仙絕大功德，欣欣得意的。

初次上陣就用他煉制的攝魂瓶兒收了飛、顛二人的魂魄。這瓶原是他為知了時在鄉間採了個小葫蘆兒，用他本身精液煉成，大小才同中指這麼光景。據他說，可收到千萬生魂，也可謂厲害極了。那葫蘆質本極薄，所以又能聽得裡面說話。當下通玄子聽了一回，聽得飛飛、顛顛兩人在內說道：「不曉得是個什麼怪東西，竟把我倆都藏了起來，別的無妨，倒怕悶死人咧。」一會兒二人又商量道：「怕什麼，師尊是未卜先知的，見我倆過時不回，必能知道我倆遭人毒手。他這一來，那批妖人還有命嗎？」二人說到這裡，便開心起來，胡亂唱幾句山歌解悶，不道盡被通玄子聽入耳中。通玄子把此言告知眾妖，眾妖都哈哈大笑起來。正開心哩，通玄子面上忽如著一記巴掌，拍的一聲，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，通玄子面孔也紅了半邊，而且痛得不可開交，慌忙立起身四面亂找。眾妖也忙做一堆，正不知道這一下巴掌從何處飛來。誰知一陣紛亂，通玄子竟不見了他那寶貝瓶兒，趕緊查看飛飛、顛顛二人，也不曉得什麼時候走了去了。這一來，把個通玄子慌得目瞪口呆，老蛟氣得鬚張眼赤。

冥冥子卻笑道：「沒有別人，一定是那個什麼跋足賊兒隱身來此，將一記巴掌奉送通玄道兄，趁著我們胡亂，可不偷了瓶兒和那兩個東西走了。」老蛟歎道：「這跋鬼原來有些小本領，我們倒不能輕視他咧。」他手下吼空居士道：「你們卻須提防那斯變化多端，身形俱隱，不要還在這裡我們再捱他一下耳光，可犯不上算。」眾妖聽了無不悚懼。老蛟憤然道：「他能隱形，難道我就不能變化？明兒看我也去他那什麼田螺殼裡鬧個流水落花，以泄今日之恨。」眾妖也都慫恿道：「大王有此法力而受侮於一跋足道人，未免太丟我教臉子，明兒之行萬不可緩。」老蛟欣然稱是。只見通玄子沉吟道：「別的罷了，最可恨那斯竟偷了我的法寶去，卻用什麼方法可以取得回來？」冥冥子、凌虛子都笑道：「聞得此瓶非道兄親念密咒不能打開，那麼跋道得去也無所用。他要放在田螺殼內，將來總有方法可以取得回來，何必急在一時呢？」通玄子頓足道：「道兄們只知此瓶非貧道本人不能啟，卻不知是跋妖既能救去擒來的兩妖，顯將瓶中魂魄放出，魂歸妖體方能脫逃，要是不然，如何兩妖會同時不見了呢。跋道既能放出瓶中之魂，可見必有開瓶之法，即使他不能開瓶，也許有法將瓶子打碎，那就把我多年修煉的法寶完全弄壞了，豈不又痛又惜咧。」說罷放聲大慟起來。眾妖忙解勸了一回。凌虛、空空憤然道：「跋賊初次會陣使用偷竊之術；可見不是正道。他既不仁，我也不義。道友放心，今晚我二人各持法寶前去螺殼將跋賊動靜和二妖是否回魂看過明白，如能下手，當時可替道兄報仇泄恨，也教他們開不成什麼盛會，做不成什麼道場，那時方顯得我教神通，不是那輩後生小子所能抵敵哩。」眾妖聽說，益發喜悅。老蛟急忙斟上兩杯酒奉敬二妖，祝他們旗開得勝、馬到成功。二妖一飲而盡，欣然起身，別了眾妖，出了蚌殼，逕投田螺殼而去。

二妖亦能變化。凌虛變成個蚊子，通玄便化個螞蟻，偷偷掩掩的進了覺先洞府。直至最後一層內，果見鐵拐先生端坐中間一個大蒲墩上，卻不見飛、顛二人。凌虛找到空空商量，悄悄商議道：「看這情形，二妖畢竟還未還魂。跋賊雖得了瓶子和兩個屍身，卻還不能救回他們呢。」空空笑道：「我們通玄道兄卻可吐一口氣，這跋賊只算是損人不利己罷了。」凌虛子又笑道：「現是什麼時候，你還酸溜溜地掉文，這和方才瓶內兩妖唱山歌有什麼分別。」空空笑道：「怎能和他們比，那是被擒的俘虜，我們都是自由自在之身，怎麼拉到一塊去，也不嫌個忌諱？」凌虛子笑道：「罷罷，別再鬥嘴，你瞧跋賊頭上現出紅光，畢竟是大有道德之人，若要和他對陣交鋒，只怕我們眾人誰也不是他的敵手，不如趁他不知不覺，將你的梅花毒針刺死了他，可不省了許多手腳。」通玄子點頭道：「小弟也是這麼想。你瞧，我這寶貝來也。」一語未了，忽聽耳旁有人說道：「原來你這妖物也還有甚寶貝，何不取出來，大家賞玩賞玩。」二妖聽了，慌忙睜開大眼，四處亂找，哪有什麼人影？

凌虛子慌道：「了不得，這斯真有本事，我怕弄他不過，回去罷。」一言甫畢，耳中又聽得笑道：「太客氣了。你倆要回蚌殼去，還得把你們的什麼寶貝留下，同那攝魂瓶子作個伴，不好嗎？」二妖益發大駭，再瞧瞧鐵拐先生，仍是坐在那裡一動也不曾動過。凌虛子道：「道兄，我們這次來錯了，那斯必定隱在那邊，用身外身法跟隨你我來的，也不曉得在你身上，也不知在我腹下，他要作惡起來，我們見不得他，他卻見得我們，這是吃虧定了。」空空子道：「我這螞蟻兒行動遲緩，況且著地而行，那斯未必必能附得上，大概還是在你這蚊子身上罷。」凌虛子道：「不然，我這身子上下飛行，動彈不定，他也未必能夠附身。」二妖正在辯論，忽聽又有人說道：「笨蟲，你倆變得雖小，可知還有比你倆更小的東西，難道依附不得嗎？」二妖越發慌張。凌虛子便向空問道：「你這斯究竟變個什麼東西，現在什麼地方呀？」卻聽他回答道：「不敢，我是化成兩個蠓蟲，一在道兄身上，一在通玄道友腹下哩。」二妖一聽此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現出人形撒腿就跑。跑了幾步，回頭瞧瞧鐵拐先生，仍是兀坐原處，絲毫不曾移動。二妖跑了半天，自疑已出螺殼，相向慶賀。一個說：「道兄，今兒還算倖倖，險些跑不出他媽的田螺殼兒。」一個說：「這裡一片空場，不曉得是什麼所在，頭先來時卻不見有這麼一處大地方。」一個說道：「管他呢，橫豎總可找得一條路子，我們快回去吧。」正說著，忽聽耳中又有人喊道：「你倆真不懂事，跑來跑去，一古腦兒也不曾走出我這葫蘆門口，我倒給你倆鬧得頭疼了。」二妖聽說，這才大慌起來，忙哀求道：「上仙，我倆給你捉弄得夠了，求你高抬貴手，放我們回去吧。」卻聽耳中又說道：「那個不難，只把你們各位的什麼寶貝留在這裡，我就放你們出去。」二妖再三哀告，倒弄得耳中之人大怒起來，厲聲道：「我倒好意放你們出去，你們竟敢貪心不足，連你那小小玩意兒也看得如此鄭重。如今就把你倆處死，看你們還有本事可惜法寶嗎？」二妖聽了，只得跪在地下磕頭禮拜的苦求一陣。求了半天，忽然眼前一亮，睜目一瞧，只見面前湧出一碑，碑上寫著一行大字道：「截教門下凌虛

子、空空子之墓。」二妖嚇得作聲不得，再看碑的後面，果然是一座大墳墓，墓門開處，有兩個夜叉各持兵器，向二妖招手。二妖駭極，不覺相抱而哭。還算凌虛子聰明，首先向天哀告，願意把所用法寶招魂幡、五色石子並精鐵鍊成的一柄斬仙劍一並留下，只求饒恕一條性命。通玄子也自願把梅花針和蓮葉帕奉獻。二妖拜罷，愁眉苦臉的把所用寶貝一起獻出，交與夜叉。夜叉又逼他們說明了用法，還要試驗一過方才肯放他們。二妖也一一訴說清楚，真個逐件試驗了一回，方聽得半空中起個大霹靂，嚇得二妖互相摟抱，啼哭哀呼：「大仙既允饒命，如何又用雷火相擊？」哪知霹靂雖大卻不近身，一下子工夫，面前碑墓、夜叉俱消，卻另有一塊界石，上面刻著小字道：「由此東行，有陸路可通蚌殼，計程□萬五千里；如向南走水路，只有三千里，但須經誅妖闖、滾妖壩、碎妖灘、墮妖橋。」二妖見了，又大慌起來，不覺仰天大哭道：「上仙已垂恩赦容小妖回去，若照此路程，旱道要經好幾年，水路要經無數險，小妖們法力淺薄，如何出得這個關口？左右仍是一死，與其受饑捱餓、遭厄歷險，死在途路之上，還不如死在大仙身邊好得多了。」說罷跪下叩頭，叩得滿頭臉都淌出血來，才聽耳中人又說道：「小妖們卻也可憐，既你這般求告，我也不為已甚。快把眼睛睜開，瞧瞧是什麼地方？」二妖大喜，開眼一看，奇怪，那裡是什麼廣場，何嘗有什麼碑石，原來走到來的地方來了。二妖這一驚喜又和以前許多感念不同。不知他倆究竟到了什麼地方，請看下回分解。